

东北。乡下。我坐在桌前看着窗外,看窗外的秋。

老舍写过《北平的秋》,郁达夫写过《故都的秋》,写的都是北京,北京的秋。我就不揣效颦之讥,写一篇故乡的秋,东北的秋。

说起来,四季对东北极不公平。春夏秋冬,立春时“嘎嘎冷”,滴水成冰;立夏时“嘎嘎旱”,庄稼还没盖满田垄;立冬“嘎嘎快”,提前报到;只有立秋名副其实。

立秋好几天了,我往窗外看去。海棠果(东北多叫沙果)红了,羞答答的红,各带一条小尾巴在枝叶间探头探脑;李子黄了,亮晶晶的黄,时而紧贴枝丫一拥而上,一串串糖葫芦似的,时或三五五各自为战,藏猫猫似的欲藏还露;山梨也黄了,一种仿佛沉淀多年的绍兴老酒般的黄,不时“啪嗒”一声落在地上——“不知秋思落谁家”?

花也都在开着。大丽花风头正劲,顾盼自雄,仿佛宣称“你们谁能开过我?哼!”步登高(百日菊)仍在步登高,五颜六色,了无倦意。黄秋英一片辉煌,真个像群英归来。格桑花(大波斯菊)或淡妆或浓抹,高低错落,摇头晃

脑,机灵得像刚入学的新生似的。牵牛花呢,正起劲儿地举起一支支彩色小喇叭合吹清晨奏鸣曲……

不过最让我心动的是东北习称江西腊的翠菊。它才是秋天的使者。不到秋天它不开,它一开,秋天就到了。翠菊多是粉紫两色,但深浅有别,浓淡不一,偶有红色和白色。花枝工整,主干如伞柄,侧枝如倒立张开的伞骨,花开在伞骨顶端,再开则在伞骨底端生出细些的伞骨,插出一朵又插出一朵。脾性亦如伞骨,宁折不弯。花朵或仰面朝天,或左右侧脸。侧脸时脖颈不动,而将整个身子侧过去。

实不相瞒,我的乡居院子颇大,绝不小于一个足球场。东西向有女儿墙,墙外三分之二为园子,墙内三分之一为院子,随便翠菊长在哪里。翠菊生命力顽强,不择土质。就连窗前墙根水泥地砖缝都齐刷刷长了一溜儿,硬生挺直腰杆扬起一张张笑脸,俨然缩微仪仗队。仓房门旁有一口弃之不用的老水缸,翠菊们不知以怎样的气力从缸底拱出头来一天天长大,此刻正围着水缸花枝招展——坚硬与娇嫩,苍老与生机,沉实与

灵动,一种正反平衡中的美!

仓房门前与东院之间篱角的那从深紫色的翠菊尤其撩人情思,一丛一二十株聚在一起,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四五十朵守着那方狭小的天地,静谧、文雅、安详。是的,一种不张扬的美、恬适的美、纯朴的美……

说来也巧,翠菊开放的立秋时节和七夕大体同时。“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翠菊赶在七夕开花,莫非是要和谁相逢不成?

我想起小时候常来爷爷奶奶家的一位姑娘。爷爷奶奶住西屋,我跟父母住东屋,姑娘家在我们家相距不远的后头。立秋后她来得最勤,帮奶奶把上山采来的蘑菇摘净后摊开晒在院子里,帮爷爷把园子里种的烟叶拴在一条条绳子上晾干。红扑扑的圆脸,水灵灵的眼睛,紧绷绷的腰身,个子不高不矮,干活快手快脚。来了就低头干活,干完带着微笑离开,除了晒蘑菇时和奶奶头碰头低声说什么,几乎不开口,更不用说谁家闲话。后来我出来了,她保准喜欢上中学的我的叔叔。叔叔作为中学生是年龄偏大的,个子也高,用现今的说法,超帅。晚饭后时常在院子里吹笛子,吹得最多的是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,有两句我也会唱:“姑娘好像花儿一样,小伙子心胸多宽广。”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,秋夜十分安静,月光、笛声、偶尔的蛙鸣……但我

林少华

### 东北的秋

伯父住在养老院,时不时会去探望。陪着长辈聊会几天,然后下楼去花园里抽根烟,再上去东拉西扯一会,再下楼抽根烟。一般会两个小时后才告辞,显得不那么怠慢。

去的次数多了,和养老院里的老人也有些熟悉。大多都和我伯父一样,心平气和地安度余年,却也有几位不同凡响的,其中有位老先生给我印象特别深刻,每次去,老先生都在一楼的大厅里高谈阔论,四周围了不少听众。老先生坐在一把藤椅上,听众有站的有坐的,都听得兴致盎然。老先生风度气质很一般,但到了这个年纪,风度气质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口才。老先生是靠口才吸引人的,有个戴眼镜的长相年轻的老太太双手支腮,听得分外入迷。老先生不时向她投去一丝暧昧的笑容。有次我也听了一会,老先生正在讲上海的几家本帮菜馆子,讲得色香味俱全,听得人馋虫都被他勾出来了,有几个便抱怨养老院的伙食不好,不是本帮菜,是大锅菜。我觉得这老先生应该去开直播的。他要是开直播,那个眼镜老太太肯定是铁杆粉丝。

还有个老太太,据说以前是哪个剧团的二肩花旦,难怪她的房间里挂了很多旦角的戏服,还有头饰配饰。老太太看来经济富裕,包了一间房,每天都开着房门化妆,是化那种浓墨重彩的戏妆,然后就穿上戏服在房间里

从未看见两人凑在一起,毕竟是在那个年代。

一两年后叔叔当兵走了,从学校直接走的,空军,先去航校。姑娘还是来爷爷奶奶家干这干那。我和她只接触过一次。上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我一次放学回来路上,穿绿色制服骑自行车的邮递员交给我一封信,信是从南京的部队寄来的,分明写着姑娘的名字:魏·S·F收。到家时她正巧帮奶奶做什么,我默默把信递到她手里。她好像有些紧张,扫了一眼就赶紧把信捂在胸口……

然而她终究没能和叔叔成亲。听奶奶说,托媒人正式提亲时,姑娘的母亲横竖不点头,嫌爷爷奶奶家穷,“太穷了,穷得叮当响。靠卖烟叶,能好歹吃口饭就烧高香了!”

那年秋天姑娘也还是来爷爷奶奶家帮忙,只是更不怎么说话了。老两口在背后相对叹息:唉,多好的闺女啊,咱们家、咱家孩子没那福分啊!

转年秋天,姑娘仍来帮爷爷奶奶干活,再转一年的秋天翠菊开的时候,姑娘不知嫁去了哪里……

潇湘印象 (纸本设色) 贺同行

中秋一过,天终于凉下来。于是秀州塘骑行、看落照,几成日课。于是在日沉月出间,常想起船子和他的拨棹歌。

“千尺丝纶直下垂”。秀州塘上不缺钓徒。常见人骑着电单车或摩托来,也有开汽车来的。有时候一两个,有时候一伙。有的耐烦,有的不耐烦,各有钓相;有的好运,有的歹运,各凭造化。晴日,秀州塘烟波澄明,垂钓者并不多;雨后,秀州塘浊水浩渺,垂钓者遂接踵。扳罾的也不少——浑水好摸鱼,这几乎是真理。在堤岸上散步消遣的男女,有时候也会凑上前去。垂钓不是个热闹事儿,凑一凑就热闹了!别看这些男人女人手中并无“千尺丝纶”,心里却都有一根鱼竿,眼里也都有一张渔网。钓者抛竿到河心,或渔人垂网于急水,围观男女心里的鱼线、眼里的罾网,也都一起抛出、垂落。

十里秀州塘,每一个小小的涟漪既来自鱼钩蠢动的水下,也来自人们熙攘的内心。

“一波才动万波随”。钓徒的“不

### 养老院里的人物

桑陌

走圆场,甩水袖。我问伯父,怎么没听她唱戏。伯父说,唱的,半夜里在花园里唱,一唱就唱全本,生旦净全她一个人来。养老院里的人也都很体谅她,不去干涉她,况且也不是很吵。

这年中秋节,我们几个小辈把伯父接到饭店团聚,然后送他回养老院。下楼的时候,电梯停在一楼迟迟不上来,灯光又忽闪忽闪的。好不容易电梯上来了,乘到一楼,电梯门打开,灯光闪烁里,外面站着个白衣飘飘满脸油墨重彩的女人。我的心脏怕怕脆弱一点,都会被她活活吓死。

有次在养老院的花园里抽烟,刚想把烟掐了上楼,有个声音叫道,弟弟,慢。随之一个满脸皱纹的阿婆凑上来说,弟弟,香烟屁股不要掐掉,给我,我还能抽两口。说着贪婪地看着我手中的小半截烟。我赶紧把烟掐了,重新抽出一支给她点上。阿婆深吸了一口,说,谢谢弟弟,谢谢弟弟。过了一个月,再去养老院,车刚停稳,阿婆那张堆满笑容的脸已凑近车窗,很亲热地说,弟弟,你来啦。我一时恍惚,觉得阿婆大概也是我家亲戚,否则何以笑得如此亲切。我赶紧下车向阿婆敬烟,

做什么,我默默把信递到她手里。她好像有些紧张,扫了一眼就赶紧把信捂在胸口……

然而她终究没能和叔叔成亲。听奶奶说,托媒人正式提亲时,姑娘的母亲横竖不点头,嫌爷爷奶奶家穷,“太穷了,穷得叮当响。靠卖烟叶,能好歹吃口饭就烧高香了!”

那年秋天姑娘也还是来爷爷奶奶家帮忙,只是更不怎么说话了。老两口在背后相对叹息:唉,多好的闺女啊,咱们家、咱家孩子没那福分啊!

转年秋天,姑娘仍来帮爷爷奶奶干活,再转一年的秋天翠菊开的时候,姑娘不知嫁去了哪里……

### 待二首

高昌

景山看牡丹

倾城花事果然真,遍地风流比酒醇。好景色间开正好,新时代里合翻新。逢斯大雅堪联想,置此幽怀欲引伸。随口吟来即佳句,何其有幸作诗人。

丹枫金菊占秋光,四海风云集一堂。擘画青山入佳句,挥毫绿水出清香。情深总是人民重,路远方知中国强。厚土长天掌声起,其光其彩德彰彰。

潇湘印象 (纸本设色) 贺同行

寒是事实,鱼不食则未必。所以才有秉灯夜钓的热衷——有无利不起早者,自然就有无利不贪黑者。至于鱼之食或不食,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,备足饵料打窝,就不怕鱼不上钩。何况渔灯闪烁,对鱼来说也是抵不住的诱惑。所以与其说钓者蓄意下钩,不如说愿者甘心上的钩。然而鱼不食,的确还是一个现实的烦恼。尽管夜静水寒是一条可以被重新发现和利用的蹊径,足可借以抵达真正的妙境。

只可惜,钓者只是钓者,不是从药山上下来的悟者;鱼儿也只是鱼儿,不是参禅苦修的锦鳞。

这世上,还真少有夜静不拒,水寒不惧,甘心只钓一层层涟漪的人。偌大一个世界,谁是船子衣钵的再传者?秀州塘上,落照湾头,谁还见过一叶扁舟,见过渡尽晨昏不肯着岸的和尚?

满船空载月明归。我见过秀州塘上的明月,也见过暗月、迷月甚至血

### 在秀州塘想起船子之歌

西庠

动声色”于常人来说,算是一种境界。经年累日晒雨淋苦守烟波,理应是

可以造就这种“境界”的。只是这“不动声色”,正如秀州塘的波澜不兴,谁晓得平如镜、柔如绸的水下,是否也像人们所见的一样?船子泛舟云间,垂纶落照,一番番等,在衣钵有托,覆舟而逝之前,他大概也难怪“不动声色”吧!人一念起,斯有万念生。烟波层层叠叠,不过是心动而已。但是,谁又能说船子浮槎数十载就不是一种“不动声色”呢?与世人的汲汲“觅取”不同,他只是一蓑烟雨苦守,守株者等待那只或然的兔子,他等待那个可托衣钵的和尚。他愿意等,愿意守,渡尽数十个春秋和千百个南来北往客,只为心许的一诺:道传身灭。

船子在苦守中禅定,而芸芸钓徒,怕只是在苦守中苦守吧?夜静水寒鱼不食。秀州塘上常见夜钓者。鱼篓里的鱼跃表明,夜静水

寒是事实,鱼不食则未必。所以才有秉灯夜钓的热衷——有无利不起早者,自然就有无利不贪黑者。至于鱼之食或不食,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,备足饵料打窝,就不怕鱼不上钩。何况渔灯闪烁,对鱼来说也是抵不住的诱惑。所以与其说钓者蓄意下钩,不如说愿者甘心上的钩。然而鱼不食,的确还是一个现实的烦恼。尽管夜静水寒是一条可以被重新发现和利用的蹊径,足可借以抵达真正的妙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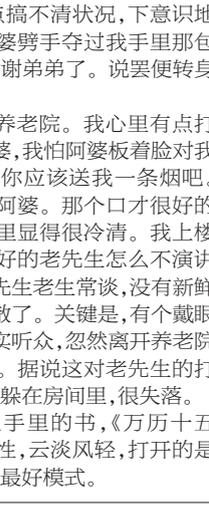
只可惜,钓者只是钓者,不是从药山上下来的悟者;鱼儿也只是鱼儿,不是参禅苦修的锦鳞。

这世上,还真少有夜静不拒,水寒不惧,甘心只钓一层层涟漪的人。偌大一个世界,谁是船子衣钵的再传者?秀州塘上,落照湾头,谁还见过一叶扁舟,见过渡尽晨昏不肯着岸的和尚?

满船空载月明归。我见过秀州塘上的明月,也见过暗月、迷月甚至血

### 潇湘印象

(纸本设色) 贺同行



潇湘印象 (纸本设色) 贺同行

月。

我见过披星戴月的驳船满载砂石和夜色移行,也见过一对外省夫妇在落日里下网,晨曦里收网——我见过他们在秀州塘的烟波里生火、做饭。

我见过炊烟在昼与夜的缝隙里黏合时间的努力,却没见过空载一船明月归来的驳船或渔舟,没有“满船空载月明归”这回事。很明显,它已然成为一个典故,是另外一个时空的事。一个仅供追怀,却难以诉诸现实的幻象——人们接受它,仅仅作为文学的想象或佛学的镜象,却难能相信它会是一个现实的真相。而在船子那里也殊非易事,在秀州塘的钓徒、渔翁和船老大那里,恐怕就更难实现了。

作为一种智慧它足够澄明,我有幸在月明之夜领受它的照拂。而一江秋水,正被明月煮沸凉意。



夜光杯

十日谈 秋韵之行 责编:郭影

约克古城墙的凭吊,试图用冷兵器时代的眼光,思索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困惑。